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十六回 文武狀頭雙及第 雌雄元帥共興兵

聖上見了兵部的奏章，即日著帶領引見。超勇和尚見了駕，念著年歲履歷，聲同霹靂；又且身軀長大，相貌兇猛，真是一員大將。就命他在殿前試試刀箭，嫻熟得很。龍顏大悅，便降旨封他做了徵東大將軍，兼攝山東巡撫。命兵部發給空頭札付三百五十道，自副將起至把總，任聽他量材酌補。又撥了直隸、山西、湖廣、河南、江南五省官兵各六萬，共成三十萬之數，俱在山東界口會齊。又專差大員押解糧餉，還賞了他許多金銀珍寶。那和尚領了命，擇吉啟行，先由河南到寺裡，率領了三百個僧徒，提了河南六萬兵，浩浩蕩蕩徑往山東進發，擾得沿途官民大受其累。到了界口，會合各省撥來的兵將，十分威武。那邊優帥聞知，忙派了二個獅子、二個象、三個虎、四個狼，帶了一萬人馬前來迎戰。只消一陣，把那三十多萬的兵將和尚，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殺個精光。止逃了幾十個敗兵，回到京中報信。滿朝無不驚得落魂，就有那些膽怯的官兒上本告老告病，想要全軀歸籍。皇上大怒，都革了職，發交刑部監候，待事平後發落。皇上皇后及皇子等俱是早晚憂勞。實在沒法，只得嚴諭近東各省邊境，多多備著大炮，賊到便放，暫且守住。這賊帥又可惡得很，四散的遣些賊眾，無日無夜條來條退，誘著這邊不住的放炮。漸漸火藥炮子有些接濟不及，賊人又在各要路上紮營截住，碰著外省解來的硝磺等物，盡數搶劫了去，真正危急到十分。那告救的奏折，雪片的進來。時已冬盡，喜得各省文武舉子都繞出山東，也有由海船來的，也有由口外小路來的，俱已陸續到齊，聚在京師。皇上就連忙下旨，不待元宵以後，檢定正月初六，即便文武同日會試。碧簫又來探小鈺的口氣，究竟考文考武？小鈺故意的說道：「這回是考武定了！」碧簫再三央告，要求他賞個臉，「讓我得個武會元，憑你要怎麼樣謝法都肯的。」小鈺才應允了。到了這日，賈蘭、小鈺同進文場，碧簫、藹如同往教場考武。奉旨此次武會試不必考內場，待發榜後，和文進士同日殿試。主考們見事勢急迫，雖想要趕緊些，卻又不敢草率，直到了二十五日，一同放榜。文榜是小鈺第一名會元，賈蘭中在第五，甄寶玉也中在九十名外。寶琴的丈夫梅玉田，和小鈺同中了鄉榜，這回卻會不上。那武會元便是碧簫，藹如就是第二名。還有那私鹽婆黑鯉頭，取名李赫，倒也中在後邊。柳道士反沒分。禮兵二部便奏請二月初一文武同日殿試，初二日，聖駕親到御教場閱武，初六日傳臚。小鈺擬了一篇平倭試策給賈蘭，說：「哥哥記明臚上，包管得中便了。」蘭哥說：「你呢？」小鈺道：「我願意同兩個姐姐做個武鼎甲，並馬遊街才有趣，不愛這斯文謔謔的，文狀元讓哥哥中去罷。」賈蘭推讓了一回，只得接了，便去熟讀。小鈺回到房裡，只見碧簫走近身來，往他腿上一坐，雙手搭著他的肩頭，說道：「我要央你一件事。」小鈺問：「什麼事？」他說：

「我不會做試策，殿試那日煩你代起個稿兒。」小鈺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是謝禮要濃重些的。」碧簫笑著點點頭說：「這自然有的。」又問：「我瞧你近來和眾姐妹們都有些拉拉扯扯，為什麼單不敢去惹舜妹妹？」小鈺道：「這個道學先生，言坊行表，惹不得的。藹如倒和通，只是來得未久，還覺生分，也不便招惹他。煩你去攛掇他，悄悄來央我做策。這三道策我總做得及的。」碧簫笑道：「又要想謝禮了，只別太冒失，鬧出故事來。」小鈺道：「放心。」碧簫真個就去唆他。他正愁著殿試的這篇策，聽了碧簫的話，忙忙趕來，挨著小鈺坐下，笑迷迷的說道：「詩文雜作，我向來也曾習學，只試策從沒有弄過，好兄弟求你代我起個稿兒。」小鈺說：「容易。只是要潤筆的。」他問：「要謝什麼？」小鈺輕輕的說道：「只要一顆櫻桃，兩顆雞頭便夠了。」藹如道：「這值什麼？但是這時候那裡有這兩樣果兒？」小鈺把他嘴和兩乳一指道：「這不是嗎？」

藹如紅了臉，搖搖頭。小鈺知他有些願意，便抱他到懷裡親熱了一會，還要央他叫聲「心肝兄弟」，藹如沒法，只得布著他耳朵輕輕叫了一聲。小鈺回叫了聲「心肝親姐姐」，才鬆手放他開去。他怕有人來碰見，忙出去了。到了初一日，就在太極殿前，文東武西發題考試。小鈺一個人做了三卷，早早繳卷，同出來了。恰好蘭哥也出來，便同回家裡。小鈺又去料理明日武場的軍械等物。第二日，黑早便去候著。不一會，皇上駕到，坐在演武廳上。旁邊官兒挨次唱句，先是文會元賈小鈺，小鈺跪下。皇上問：「你是文會元，為什麼改殿武策？」小鈺回奏道：「情殷敵愾，願就武途。」皇上問：「你這樣小年紀，瘦怯書生，有什麼武藝？」小鈺便呈上一張弓，奏道：「這張鐵胎弓有八十個力。」皇上看時，比別的弓小了許多，形式也各樣些。使命侍衛試試，兩個侍衛趕下階來，四手一扯，全然不動。又跑下兩個來，八隻手使勁的拉，才略開了一開。只得奏道：「果有八百來斤。」又見四個人抬了一塊石碑到階前，小鈺捧了上來，說：「這是箭檔子，求皇上圈五個圈兒。」皇上就用硃筆加了五圈。小鈺捧下，交給抬的人，抬到二百步外豎著。他就在腰裡抽出五枝箭來，那箭是純鐵打的，並無翎毛，竟像一枝尖頭筆。他開滿了弓，連發五箭，只聽見鼓聲響，石上卻瞧不見箭。這四個人又抬近階來，小鈺依舊捧呈御覽。這五個圈兒中間，穿了五個透明的窟窿。往前一瞧，只見後邊又有一石，五枝箭齊插在上面。皇上說：「好神箭，竟是穿透石背。」小鈺又呈上一把鐵頭鐵柄的大刀，報導：「也重八百斤。」

八個侍衛也試了一試，復道：「果有八百斤重的。」小鈺便一手提著刀立在頭號石墩上，叫聲「一眾家人，放起箭來！」這刀舞成一團白光，箭住了刀也住，並無一枝箭落近身旁，都遠遠的掉在地下。皇上又說：「也是個神技！」小鈺就跨上馬，向右旁跑到營門外，又回馬進了營門，加一鞭往上跑來，兩旁早安下了二十個瓦罈子，就在馬上左右各發了十箭。把罈子射破，每壇各飛出兩隻鴿子，直上天去。馬到階前，勒住了，伸手向胸前袋內取出一把小鐵彈子——不過梧桐子大，往上一撒，只見那些鳥兒紛紛掉了下來。侍衛們下去一看，每只鳥都把兩個眼珠打穿了。點點數兒，卻好四十隻，並沒逃了一隻。小鈺便跳下馬，提起頭二三三號的石墩，往上擦去。手打腳踢，一上一下，就像拋香櫟的一般。丟了一回，才一一依先放在舊處，從容到廳前報了一個名。皇上連加了十個圈兒，小鈺轉過旁邊去了。廳上又唱武會元梅碧簫。碧簫應聲跪下，皇上見是個袅娜娜娜的小女孩兒，十分豔麗。便問：「你有什麼本事，能中會元？快試演試演！」碧簫站起身，拿出一張玳瑁雕弓，抽了五枝雁翎箭。二百步外早有人往著一株楊柳。這五枝箭嗖嗖的射去，齊齊穿在楊葉兒上，隨風搖蕩。皇上說：「可稱得個女由基了。」他便跨上馬，也叫聲「放箭！」把一枝方天畫戟舞得來龍飛鳳翥，這些射的箭也是往地亂落。箭止戟罷，便縱馬往下放去，兩旁也放了十個瓦罈，他飛馬進了營門，左右各射了五箭，罈子射破，也飛出二十個鴿子來。他帶定馬，在肩頭筒內取出十二把刀，往上擦去，就把這些鳥兒各各切做兩塊，紛紛落下。侍衛看時，恰好四十個半只，也不曾放走了一個。碧簫又伸手指著柳樹，叫聲「砍！」十二把刀一擁飛過去亂砍，登時枝葉淨盡。把手一招，說聲：「來！」就飛了回來，歸在筒內。碧簫下了馬，把頭號石墩一擦，隨即放下。粉臉上漲得桃花似的通紅，也報了名轉過去了。皇上知他技藝雖精，力量卻小，就加了六個圈。又唱第二句薛藹如，藹如也應聲跪下，皇上見又是個俏麗不過的女孩子，使命他試技。他一一都照著碧簫式樣，只把畫戟換做長槍。卻不會使飛刀，鳥兒飛將起來，他拽開彈弓，在馬上連發了二十彈，鳥兒落將下來。侍衛點數，只有十七個，卻飛去了三個。他就下馬將頭號石墩擦一擦，從容放下。報了名。皇上知他的力氣稍勝碧簫，但沒那飛刀的絕技，加了五個圈兒。見他那邊三個的本事，以下的武進士就都看不得了。只是李赫能高高的舉了頭號墩，走了十步，慢慢放下。皇上把硃筆點了五點，其餘不過三點兩點一點，還有加一直的。閱畢回宮，眾人散歸。到了初六日，各各齊集朝房，先是內閣大學士拿了兩張名單出來，眾人看時，文榜是賈蘭，賈小鈺並賜第一名狀元及第，榜眼出在江蘇，探花是浙江人，二甲傳臚是江西人，三甲傳臚是河南人。又看武榜仍是賈小鈺一甲第一，梅碧簫第二，薛藹如第三，以上不放二甲，通放在三甲。黑李是個三甲的。傳臚眾人依單站齊，少停，聖主升殿，臚唱已畢，命賈家弟兄上殿，降旨說：「賈小鈺志在剿賊，改就武榜，閱其封策與賈蘭不相上下，堪作文元。但念弟不先兄，特照宋郊宋祁故事，並賜狀元及第。」兩人忙又叩頭謝了恩。

皇上問賈小鈺：「果真願去剿滅倭寇麼？」小鈺奏稱：「願去。只求聖上天恩命梅、薛二女臣同往徵剿。臣更得有膀臂之助。」

皇上就命賈蘭下去，另召武榜探上殿。蘭哥退了下來，碧簫二人同上殿來面聖。皇上問他們：「願去徵倭不願？」二人齊聲奏

道：「臣等女流，本不圖仕進，專因賊寇猖狂，意在報效，才來應試的，怎敢不願？」皇上天顏甚喜，便問小鈺：「須得帶多少兵將？」小鈺道：「臣等平倭，全仗自身本事，無需兵力。只帶一百員武將，一千名兵丁，衛從守了便夠了。再乞命傳臚李赫做了先鋒，他也是女流，便於進出傳令。還乞撥三千民夫隨營差用，並乞多撥糧餉，專員押解。」皇上說：「這很容易，只是一千兵太少些。」小鈺道：「連這一千的兵並不要他衝鋒打仗，不過壯壯軍威。若多了反覺累贅。」皇上又問：

「你前日舞刀為什麼不騎馬？」小鈺道：「那刀重八百斤，使行了，就有幾千斤的重，凡馬吃不住。」皇上道：「這個倒是難事。」小鈺道：「不妨，臣別有方法。」皇上便命鋪下錦墩賜坐、賜茶。又道：「這是上天之賜，下民之幸。有你這三個人前去平賊，自然不日成功，聯必優加封賞，還叫你們世世子孫永沾恩澤。各宜用心努力，朕翹首以待捷音。」三人忙又叩謝了溫諭。聖上即命一名小太監，引他三個進內宮朝見皇后。三人領旨，隨著太監進宮去了。這邊立降聖旨：封小鈺為平倭大元帥，封碧簫左副元帥，藹如右副元帥。敕禮兵兩部，星夜製造黃金門印。又發出內庫七星寶劍一口，刀鞘上鑄刻「特賜平倭大元帥佩帶，自王公以下三品大員，有違軍充，先斬後奏；四品以下官僚，斬後咨部，無須專奏；其餘庶民人等，處斬後並無庸報部。」又諭兵工二部，備辦軍裝帳房，又命在京外二十里度地築壇，朕親行拜印推轂大禮，鴻臚寺會同禮部義呈儀注。